

說苑

七之十

青淵文庫
第 第
冊 號 架

七之十

說苑卷七^第

政理



讀本記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
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
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
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
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樞機之禮壹紀
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

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隄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銜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

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

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何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有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

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狃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
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
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
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
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
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
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
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
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勸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
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述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拔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
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君襲學焉得習以是
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
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
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晝死視病是

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饋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已 is 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竿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懣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
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
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
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
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
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
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
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
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
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
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
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

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
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
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磨
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
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
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曰民者士
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
興矣

說苑卷七終

說苑卷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
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
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
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
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
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入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判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齊無寧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懷戎狄卒脇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懷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弁異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
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
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

恤也國家情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

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

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

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乎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爲

勝

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

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寧戚
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
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
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
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
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
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
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
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
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
以刳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
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
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
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
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
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
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
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
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
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
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
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
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徃古所
以知今也夫知惡徃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
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
尚如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
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穀大夫於係繆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
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
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于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豈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掛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掛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句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先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无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中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言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
髡曰古者驕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
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
毛膚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
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饒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饒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
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
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
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
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
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
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
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
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
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閭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令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

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解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旣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聞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

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謂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曾子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笑益於吾亡

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跼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郡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

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眊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孺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眊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眊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黯曰安用之簡
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
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
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
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
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
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

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郟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國獸猶聞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

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

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後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裊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人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
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
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
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
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
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宮。一本作械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漢

蔡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曰：「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趂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黃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黃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
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
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
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
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王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

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
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拍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

司馬子綦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阬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箛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銘之璽、敗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潘耆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銘之璽，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

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間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間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

問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間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
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
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
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

夫

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

一作人

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太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

北

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思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
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
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

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里國與我我顧不
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
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
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

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緩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鑕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

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官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騎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

鳴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旒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
語諸弟子者乎常旒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旒曰
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
謂其不忘故耶常旒曰嘻是已常旒曰過喬木而趨
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旒曰
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
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旒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旒
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
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
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
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
予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
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
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

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憊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系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系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恒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

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高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麇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閭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

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
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
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
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
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
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
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
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入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不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魯哀侯棄國而奔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_{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_{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_{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蹠。此之謂也。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

復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

晚

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
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
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跡不亦遠乎
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
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言
卷十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螭繒尚得
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
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己巳三月六日與市野述庵對讀自第卷至于此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言苑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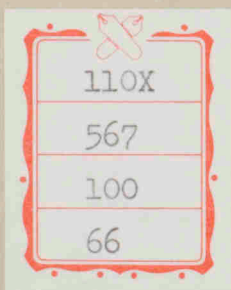
七

言苑卷十

日曰昧子

平上十常敬子時以德司更以并對

人諸善處少無難事多無難人



110X

567

100

66